

国际观察

人物特写

铲除新纳粹要“动真格”

本报柏林记者 柴野

2月23日,德国政府举行隆重集会,悼念德国仇外暴力的受害人。三个月前,德国新纳粹团伙连续谋杀数名外国移民的案件告破。人们普遍担心,德国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已由政治仇恨转为赤裸裸的恐怖主义行动。

去年11月,德国东部城市爱森纳赫发生一起银行抢劫。当地警方在追捕两名男性嫌犯时,发现他们已自杀身亡。警方调查显示,他们竟是数年前一起系列谋杀案的主谋。他们均属于一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纳粹团体,涉嫌在2000年至2007年间谋杀了10名外国人。近年来,德国极右势力活动抬头,“光头党”等极右组织频频在街头闹事,毁坏财物,制造种种暴力事件,公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德国反恐专家瓦格纳的调查认为,一些极右组织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他们非常好战而且已经开始向恐怖主义转变。

自1998年以来,极右翼分子利用公众悼念2月13日二战德累斯顿被炸毁纪念日,公然否认德国的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极右分子的活动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成大型集会。最多时曾有6500人加入所谓的“悼念游行”。德国有关专家分析认为,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受失业问题的困扰,一些德国人感到生活不稳定、缺乏安全感。同时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下,他们对其他外来移民抱有不同程度的民族偏见。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更激起了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极右势力借此得以扩张。

新纳粹团伙谋杀案披露后,德国社会

对案件本身以及极右势力的严重威胁给予了极大关注。默克尔总理称这是“德国的耻辱”,发誓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联邦议会发表声明说:“在纳粹政权的可怕罪行之后,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国家以无法想象的谋杀行为,留下血的痕迹,令我们羞愧至深。”联邦议会主席拉默特强调,联邦议会将坚定地依法治国框架下,尽全力查清这些事件及背景,确保民众的人身安全。议会还准备启动禁止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的程序。该党在德国被广泛定义为一个具有反犹太主义、排外和暴力倾向的极右派政党,是德国境内新纳粹活动背后的助推者。早在2001年,德国联邦政府、议会和参议院就曾联合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要求取缔国家民主党的议案,但因法律程序问题,于2003年被宪法法院驳回。此后,NPD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在极端激进的道路越走越远,成为德国极右派势力活动的组织中心。

23日,1200多人来到柏林音乐厅,参加2000年至2007年间被新纳粹团伙野蛮杀害的10名死者的悼念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讲话中向受害者家属表达了深切的哀悼,并强调“反对歧视、反对排外、反对仇恨的斗争应该每天都要进行,在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家庭中,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中。仅有政府的政策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公众的力量,需要更有勇气有正义感的公众的配合”。

德国舆论指出,政府在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同时,更应当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建立理性而有效的公民社会,采取治标又治本的方法,才能真正遏制新纳粹这颗社会毒瘤。

(本报柏林2月25日电)

为祖国建设“充气”的人

本报阿拉木图记者 张春友



日前,记者走进了阿拉木图中亚天然气管道哈萨克斯坦南线项目副总经理兼书记王立军的办公室。王立军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和蔼、敦实、沉稳、干练。王立军和他的团队肩负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哈萨克斯坦1304公里的建设、运行和保障任务。他们日夜的辛苦劳作与坚守,为中国西部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天然气需求提供了保障。

接过王立军递过的一杯清茶,看着他在记者眼前铺开的一张张图纸,听着他的讲述,历史回到了2007年的9月。当时,刚刚完成我国第一条陆地入境输油管道——中哈石油管道项目建设任务的王立军,来不及洗去一身的风尘,就马不停蹄地加入刚刚启动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紧张繁忙的筹建工作中。作为该项目团队最早的一批成员,王立军几乎是独自一人承担起哈国段管道的施工准备任务。

面对着要在28个月内实现从可行性研究到投产的中哈天然气管道项目,

面对着哈南部地区星罗棋布的村镇和两条穿越亚洲腹地水量最充沛的河流,新的课题与挑战摆在他的面前。王立军告诉记者,他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按期把天然气送回祖国”。王立军和他的团队牢记使命,扎实工作,攻坚克难,创造了中国跨国管道建设史上的“中亚速度”,诠释了新时期的大庆精神。

王立军回忆说,当时参与项目的人手少,工作和生活条件差,每个人都使出全身的解数,从详勘技术任务书编制、招标、合同签署、承包商动迁开工等,一项项工作在日以继夜地进行。10月的哈萨克斯坦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为了不延误初设进度,王立军马不停蹄地奔波在1300多公里的管道沿线,现场监督推进详勘进程。他走过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的沙漠、丘陵、草原、沼泽的一寸寸土地。他甚至都不记得,多少个夜晚,他在克孜库姆沙漠同哈国详勘人员一起捡柴生火,风餐露宿;多少个白天,他和中方详勘人员在伊犁河两岸两米多高的芦苇和植物丛中披荆斩棘……两个多月下来,王立军黑了,瘦了,可付出有回报,整个项目的施工蓝图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

伊犁河是亚洲中部径流量最大的河流,地质条件复杂,定向穿越技术要求高,是中亚天然气管道施工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为了缓解2009年的施工压力,伊犁河穿越选在了数九寒天的2008年12月提前启动。在伊犁河穿越最为紧张的阶段,王立军始终和普通施工人员一

样,冒着一年中最严酷的风雪天气,坚守在现场第一线,直至所有技术问题和施工风险得到解决。2008年12月16日,伊犁河穿越顺利实现单管回拖,取得了中哈天然气管道施工第一场攻坚战胜利,伊犁河穿越团队还被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总部授予了“攻坚克难、百折不挠”团队荣誉称号。

王立军还向记者回忆起“一张白条”的故事。2008年12月的一天,王立军接到报告,在管道960公里处,内焊加手工半自动焊机组遇到当地人的阻挡,工程被迫停下。王立军回忆说,一名当地人坐在房间里,不付钱就不让管道经过他的土地。王立军耐心地解释中哈两国友谊、整条管道的战略意义,并保证按时支付征地款,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为了让土地主人安心,王立军给他写了“白条”,立了字据。当王立军告别时,那名当地人不仅不再生气,还热情地留大家吃

欧洲劳动就业不平等现象加剧

本报日内瓦2月25日电(记者宋

将继续恶化。调研指出,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英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年轻人失业率比其他年龄阶层高两倍,在巴尔干地区和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尤为突出。无文凭劳动者在制造业被解聘明显,女性就业歧视现象严重。

将继续恶化。调研指出,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英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年轻人失业率比其他年龄阶层高两倍,在巴尔干地区和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尤为突出。无文凭劳动者在制造业被解聘明显,女性就业歧视现象严重。



非洲朋友 你在广州还好吗

——来自基层的调研报告(之二)

本报记者 马晓毅 刘军 吴春燕

“小黑”与“阿壮”

如果说小北路地区,非洲人主要是从中国客商那里购买货物的话,那么,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路商贸街,记者才真正进入了“非洲市场”——这里许多店铺是非洲人经营的。一间间面积不大的店铺显得非常拥挤,一部分服装挂在墙上,而地上则散乱地堆放着鞋和没有打开包装的衣服。非洲小摊主与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倒货大军”,用英语、法语和本国土语进行讨价还价,或许旁边是卖电器的,铿锵有力的非洲摇滚乐震得人恨不得当场舞起来,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或高或低,浓郁的非洲元素应有尽有。

万桑6个月前才从几内亚来到这里,主要是批发服装。身材高大却性格内向的万桑今年28岁。他说,他们每天早上10点左右从白云那边来到市场,下午6点左右关门。生意还过得去,只是只身一人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有时很想家,经常想赚了钱还是早早回家去。与万桑相比,来自利比里亚的“小黑”则快活得多。“小黑”会讲一口挺流利的汉语和一些广东话,当记者问他怎么叫



图为来自利比里亚的“小黑”在推销自己的商品。

“小黑”时,“小黑”笑着说:“是我中国夫人给我起的名字,我的本名叫JOACHIN”,边说,边掏出手机把儿子的照片给记者看,“这是我们3岁的靓

是本命年。从小就知道毛主席总理,还知道中国修建了坦赞铁路。1987年来中国求学,今年差不多25年了。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一年汉语后,到上海学习机械,学习结束后在上海工作一年跑到了美国,在美国游荡两年后找不到感觉,又回到非洲,一段时间后特想念中国,再次来到中国,从此没有离开过。

阿壮说:“我在非洲工作也是和中国人在一起,当时北京建工集团正在给我们的国家建设体育场和修路,我由于学的是建筑机械,又懂汉语,于是我与中国朋友一起修桥梁的同时,也成了中坦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2006年,体育场建完了,路也修好了,我就来到了广州,还是做‘桥梁’工作。这次面更宽了,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不仅根据坦桑尼亚工程的需要,从中国进建材,进技术,而且还成为坦桑尼亚政府工程局驻广州代表,让我代理整个中国的事业,每个季度都要回国两三个星期,很快我们的代表团就要来中国,还要到北京。”

阿壮有两个女儿,大女儿7岁在广州上小学,二女儿3岁在广州上幼儿园。由于非洲的物价比广州贵三倍,孩子们在广州生活要轻松很多。至于文化差异,他认为这

是存在的,但不是问题,“我的孩子在家里是非洲文化,在学校是中国文化,这有什么不好,而且中国现在各方面都很好,进步很快,有对比才有认识。”他特别强调,“不用多久,中国就会成为超级大国,这是必然的。让我的孩子学习中国文化,我深信是对的,这是有远见的。”

谈到文化差异,阿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般说来,中国人并不歧视非洲人,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也只有30年,广州出现黑人聚居也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封闭的意识改变还有一个过程。中国人与欧美殖民者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在非洲,在我们的国家,对中国人就非常友好,因为中国在非洲投资,建设非洲,帮助非洲,今后我们

对中国人会更好。谈到在中国的生活,阿壮坦率地承认,他太太不太习惯广州的生活,语言不通,经常想要回非洲去。他本人已十分习惯在中国的生活,喜欢吃海鲜,特别喜欢吃粤菜。每周日下午,到石室天主教堂做弥撒是必须的。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他总是要和非洲同胞们到教堂去聚会,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将怀念祖国和亲人的心绪予以释放,毕竟他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他特别说,在中国参加一些宗教活动没有什么不方便,一切都自由。所以,每次他去别的国家,当有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时,他总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反驳这些人的说法,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到中国看看去,我在中国几十年一切都自由,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內一切都OK,中国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不缺少自由。”

思念在这里宣泄

听阿壮说他们周末要到广州的教堂做弥撒,做完弥撒会去找老乡聚会。我们决定到现场去看看。

周日下午,记者持地图找到了位于广



图为本报记者吴春燕在采访坦桑尼亚客商“阿壮”。

州老城区一德路北侧的石室天主教堂。这座教堂看上去是一处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两个尖塔直刺苍穹。此时,教堂前的广场已人流涌动,有一些是游人,更多的是匆匆走来的黑皮肤非洲人,也有一些肤色稍浅的南亚中东人。记者随着他们走进了教堂。我们注意到在教堂入口左右侧石柱上分别刻着“耶路撒冷1863年”、“罗马1888年”,记录着这个教堂始建于1863年,竣工于1888年。教堂全部用褐黄色的花岗岩建成,由法国设计师设计,建成100多年来,从外到内看上去依然完好无损,维护良好。教堂义工给的简介上写道:“这是国内及亚洲现存最宏伟、最具有特色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也是全球仅存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中的一座,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教堂大厅里此时已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站满了前来做弥撒的人。教堂大厅前后放有40余排长条椅,每排长条椅子约可以坐40人,加上周边走道及四个人口站立的人,这场弥撒约有二千人参加。在虔诚的氛围中,记者发现自己成了孤独者,周围全是黑皮肤的人,甚至胸前挂有“义工”牌子的志愿者都是黑人,其他肤色的人不到一成。随着主持高声诵读圣经,以及唱诗班美妙的歌唱,记者看到,绝大多数在场的人都认真地跟诵唱,根本不用看大屏幕彩电打出的字幕。

一个半小时的弥撒很快结束,教堂广场顿时成为非洲人聚会的场所。这边是一些非洲家庭聚在一起,全家人像过节一样穿上漂亮的服装。他们肯定来自马里,“马里人到哪里都要把老婆孩子带上,那怕是远在天边的东方。”马里来的马修这样对我们说。

广场另一边有许多非洲年轻人聚在一起,像是要去哪里聚会。一位健谈的小伙子告诉记者,他们都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做完弥撒大家聚在一起,通通消息,报平安,然后再一起吃一顿。他说,从中国听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来了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事实。每个星期他都会来石室教堂

做弥撒,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中国人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在这里寄托思念,祝福家人,忘记一切不愉快。”

在一个高平台上,几个非洲姑娘从外面提来一包牛肉、蔬菜、玉米饼,坦桑尼亚同乡会在广场旁边的小祈祷室里开始了,他们还要请牧师做一特别祈祷,姑娘们将饭菜准备好了,大家在聚餐的同时载歌载舞,将是一周最快乐的时光。

教堂工作人员指着广场上停放的几十辆小轿车说:“这些都是非洲人的,他们已经在广州扎下了根,买了房,买了车。”说话间,做完弥撒的非洲人开上自己的轿车,拉上亲友陆续离去。此情此景,甚至让他们感到比在自己的国家还令人惬意。

由于来广州的非洲黑人相当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每个周五“主麻日”到清真寺做礼拜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先贤清真寺采访,这里以先贤古墓而闻名。先贤古墓是艾比·宛葛素——穆罕默德圣人的舅父归真后埋葬之地,也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的圣地。

穿过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狭长通道,沿路多座古牌坊和石碑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墓的历史,一些穆斯林圣贤的坟墓依然保存完好。据记载,自清朝至中华民国,广州穆斯林曾5次重修先贤古墓,新中国成立后,也进行过4次修缮维护。2009年,广州市政府出资,加上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及各界穆斯林的募捐,对先贤古墓进行整体环境整治,政府无偿提供土地修建了两层的礼拜大殿。据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湖南籍穆斯林介绍,在广州生活的非洲穆斯林经常来这里做礼拜。每逢穆斯林节日,仅先贤清真寺就有一万多人前来礼拜,其中70%以上是非洲人。

在礼拜大殿入口处,两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年轻人对记者说,他们刚来到广州,准备采购些日用品回去,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是找到礼拜场所,要到有圣贤的清真寺来朝拜。看到这么好的礼拜堂心里真是太高兴了,说着他们就跑到洗漱处清洗身体,然后进入大殿朝拜圣贤。

压题图为石室教堂门前停着非洲人的轿车。

本文照片均为刘军摄



图为做完弥撒走出教堂的非洲人家。